

千里来龙

姜 茂 生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千里来龙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千 里 来 龙

姜 茂 生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375印张 3 插页 173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40

书号: 3173·306 定价: 1.50元

序

伍 洪 祥

姜茂生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由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后，跟随红七军转战千里，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之后，奉命打入敌营，开展兵运工作。一九三四年，我主力红军长征后，在革命战争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从敌营中乘机回到坚持敌后斗争的闽西红军独立八团，投身于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他跟随队伍离开了闽西这块红色土地，转赴苏皖抗日前线……

几年前，茂生同志应邀来福建参加两个五十周年（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纪念活动，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闽西，重访旧地，会晤故人，追忆当年的战斗情景。他满怀激情，不顾年老多病，在两年多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写成了《千里来龙》这部革命回忆录。

在这本书中，作者真实地记述了他参加红军以后十年间的革命经历，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而且通过对其丰富的斗争生活的生动形象的描写，再现了当年斗争的壮丽画面。今天的年轻人，要了解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了解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了解革命先辈们艰苦创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和感人事迹，请读一读这本书，一定会从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的。

目 录

序

伍洪祥

一 右江风云

山乡火种.....	(1)
三打巴陆.....	(4)
金牙怒涛.....	(10)
结伴参军.....	(13)
百色起义.....	(16)
宣誓入党.....	(21)
士兵代表.....	(23)
隆安之战.....	(26)
夺取榕江.....	(30)
收复百色.....	(33)
伏击滇军.....	(35)

二 挥戈北上

田州整训.....	(40)
誓师出征.....	(44)
河池整编.....	(49)
苗岭深情.....	(51)
激战长安.....	(55)

侗乡之行.....	(59)
过越城岭.....	(63)
进驻全州.....	(66)
江华道上.....	(69)
梅花大战.....	(71)
抢渡武江.....	(77)
十都喜遇.....	(79)
永新重逢.....	(82)

三 驰 骋 湘 赣

安福大捷.....	(84)
兴国会师.....	(86)
方石岭下.....	(90)
“千里来龙”.....	(93)
攻打赣州.....	(95)

四 走 向 光 明

.....	(103)
-------	-------

五 特 殊 使 命

“兵运”训练班.....	(110)
难忘的教诲.....	(113)
化装去敌后.....	(120)
筑路队结交.....	(125)
打进敌兵营.....	(131)
峡江城兵变.....	(134)
再进敌兵营.....	(140)
回到红八团.....	(144)

六 闽 山 战 旗

龙车大整训	(149)
激战铁鸡岭	(152)
五谷庵突围	(154)
转战紫金山	(159)
山乡鱼水情	(162)
奇袭赤水村	(166)
伏击军需车	(169)
红军“收容队”	(172)
南洋坝除害	(175)
永福巧歼敌	(178)
东崙岭战斗	(180)
血泪洒梅营	(182)
龙官山养伤	(184)

七 切不断的交通线

重建交通站	(188)
开辟交通线	(192)
大洋村报警	(197)
山坑交通会	(200)
邓老的婚礼	(202)
毛炳文叛变	(205)
护送范乐春	(208)
夜过封锁线	(212)
截击敌军车	(215)
同吴麒搭线	(218)

洋邦村谈判.....(223)

两挺机关枪.....(226)

后 记

一 右江风云

绵延四百多里的右江，水流湍急，白浪滔滔，从滇东南高山密林里飞泄而出，穿狭谷，越平原，咆哮着奔流在祖国西南边陲——广西西部。日日夜夜，永无止息。

百折不回的右江，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为了争自由，求解放，右江两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红旗，舞刀枪，向旧世界冲杀，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史诗般的壮丽篇章。

右江水，波连波，
右江儿女苦难多，
自从来了共产党哟，
领导穷人把权夺。
举红旗，舞干戈，
右江两岸遍烈火，
苦难人民齐拍手哟，
土豪劣绅打哆嗦……

这是五十多年前流传在右江两岸的一首革命歌谣。如今，每当我唱起它，就想起当年右江两岸风起云涌、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山乡火种

我的家乡在广西右江地区凌云县金牙区（包括上牙、中牙、

下牙三个乡二三十个村屯，解放后隶属凤山县）。凌云南邻百色，东接东兰，是个满目青葱翠绿的小山城。金牙区就在城东北巍峨峻峭的都阳山北麓。在黑暗的旧社会，居住在这里的壮、汉、瑶各族人民，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

我家世代都是受苦的庄稼人。父亲从小替地主打工扛活，受尽熬煎，三十大几才勉强成家，先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八人。那时的日子真是苦水拌黄连，苦上加苦啊！那一年，闹旱灾，赤地千里，我家租种地主黄成钧的几亩地，颗粒无收。狠心的地主带着狗腿子催租逼债，烧了我家房子。从此，我一家老老小小十口飘泊在荒山野林里，过着“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第二年春夏间，当地瘟疫流行，母亲、哥哥、二姐、大妹、二妹相继病死在逃荒路上。为了活命，阿爹忍痛将未成年的大姐嫁了人。那年我才十一岁，每天背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弟弟，领着四岁的小妹妹，跟在父亲后边沿村乞讨。讨得点残羹剩饭，就吃几口；讨不到，就采路边野果充饥。阿爹搂住我，哭着说：“芳儿（我的小名叫明芳）啊，爹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让你小小年纪就遭这般苦罪！”父亲患了病，小弟弟嗷嗷待哺，怎么活下去呢？爹不得不狠心把小弟小妹也卖给了人家。这样，一家十口只剩下我孤苦伶仃的爷儿俩了。爹用弟妹的卖身钱还了债，在上牙乡岩丫屯的一座大山里搭起间小草楼，爷儿俩这才勉强地活了下来。

霹雳一声春雷响。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前夕，右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韦拔群同志，从我党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来到东兰。他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建立农军，抗捐税，反贪官，减租债，斗地主。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右江两岸，照亮了壮家瑶寨的山山水水。金牙区沸腾起来了！

那年夏天，从东兰来了客人，在我家住下。他叫林鸿才，二十七岁光景。阿爹叫我称他“林大舅”，并嘱咐我不要往外

说。阿爹懂草药，会治病，乡里贫苦农民得了病都喜欢找阿爹帮忙。林鸿才说是跟爹学医，可是，到了夜晚，总有许多叔叔伯伯，大哥大姐们进进出出我的家门。金牙区农会主席班统元，上牙乡地下党支书韦通福，滕肖屯的黄恒球，我的堂哥姜明书，姐夫张毛也都常来。大家聚集在我家外屋，静静地围坐在林大舅的身旁，听他讲话。林大舅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有时，他说一句，大家就议论一阵，还听到阿爹搅掺几句，什么“共产党”、“革命”、“农会”等等，挺新鲜的，可惜我在里屋听不清，也听不太懂。从月头到月尾，每隔三天两天，就聚会一次。日子长了，我慢慢地也懂得其中的一些奥妙了。

一天，我刚吃过晚饭，爹和林大舅就忙开了：扫地抹台，烧水洗碗，还特地把门板拆下架好作长凳，屋里添了两盏松油灯，正中板壁上还贴上一幅油印的光脑壳翘胡子的人头像（列宁像）。我知道今晚又要开会啦。果然，天刚黑，许多人就从附近村屯陆续续来了。今晚人来得特别多，黑乎乎的挤满了里外屋两小间。透过昏黄的灯光，我瞅着每个人脸上都是那样的激动。我发现，这次多了一位我以前没见过的叔叔：一身农民打扮，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开会前，林大舅、班统元和阿爹一直和他交谈，他时而点头，时而摸摸下巴那硬扎扎的短胡须，显得慈祥、温和。

不一会儿，林大舅站起来，指着那位新来的叔叔对大家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拔哥（韦拔群）的战友黄大权同志！”那位叔叔也微微笑着站了起来，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接着，黄大权叔叔就给大家讲话。那天，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

不久，我们金牙区农民都行动起来了。上牙、中牙、下牙三个乡都成立了乡农会，大家都在谈说着抗捐抗税，抗租抗丁，同地主土豪进行斗争的事。阿爹和林大舅更忙了，常常早出晚归，

留下我一人在家。我总是早早把饭做好，等着他们回来。

林大舅在我家大约住了半年才回东兰。他走后，我问爹：“林大舅为啥日夜忙个不停？”爹爱抚地摸摸我的小脑袋，说：“芳儿，你还小哩，长大了会明白的。”姐夫张毛哥翘起大拇指悄悄告诉我：“你爹早入会啦，还是上牙乡农会的这个（主席）！”后来，我还知道林大舅原来是拔哥农军的一个营长。

此后，拔哥还先后派了廖源芳、黄植华、黄好谋等同志来金牙，指导各乡农会开展工作，并从东兰农军拨来武器弹药，帮助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农军武装排，姐夫张毛哥还担任排长。金牙周围的平乐、巴川、巴更、沙里、罗楼等几个区的农会和农军武装也相继成立了。

三 打 巴 陆

金牙区有三个大地霸，他们是巴陆屯的班尚茂、班尚勋、班述仁。他们串通一气，勾结官府，豢养民团，欺压百姓，鱼肉乡民。许多农民由于交不起苛捐杂税，还不清田租、高利贷，被迫以田地、房屋、儿女作抵押，弄得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有屋不住巴陆屯，无钱莫借班述仁！”提起这三条恶狗，金牙人无不切齿痛恨。

一九二七年中秋之夜，应金牙农会要求，韦拔群派黄大权率领一百多名农军，由金牙上牙乡地下党支部书记韦通福当向导，从东兰秘密赶来，协助金牙农民武装除“三害”。一支两百多人的金牙农军队伍，也正从中牙老圩场悄悄地向巴陆屯进发。

巴陆屯坐落在一座山脚下，背靠大石山，四周垒起高高的石墙，象个小山寨。农军在黄大权同志指挥下，很快攻下了寨门前

地主民团据守的一个小山头。初战得胜，农军哥们兴奋异常。韦通福领着十几个人挥舞大刀、长矛，率先往寨门冲去。突然，迎面射来一梭子弹，有几个同志当场中弹倒下，其余的一看敌人开了枪，立即扑倒在地。本来，班尚茂这帮土豪仗着枪多武器好，丝毫没有把农军放在眼里，这时看到农军都扑倒了，他们更加得意忘形。班尚茂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寨门平台上，一边摇着大葵扇，一边扯着公鸭喉咙恶狠狠地吼叫：“你们谁还敢来，贱骨头！看你们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枪口硬？都给我马上滚回去，不然，班老爷的子弹可不饶命！”见没人哼声，以为群众被吓唬住了，便“嘿嘿”地干笑两声，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说：“各位叔伯弟兄，都是乡里乡邻，有话好说，何必跟我过不去，我班某人向来宽大为怀，只要……”

“呸！放你的狗屁，谁是你的叔伯弟兄！”韦通福猛地跃起身，打断班尚茂的话，“你们地主恶霸心肠比蛇蝎毒，比豺狼狠，天下地主都是穷人的死对头！农友们，跟我冲啊！”呼声刚落，队伍又从地上一跃而起，拼命往前冲去。

“砰！砰砰！”又有两个农友中弹负伤。班尚茂见状，张开血盆大口，发出“哈哈”的狂笑。

“啪——”，猛听一声长啸，班尚茂的狂笑嘎然而止，只见他晃了晃，从平台上滚下去。原来是黄大权从小山头给了他这一枪。班尚茂差点丧命，恼羞成怒，凶神恶煞般地命令爪牙们用几十条“七九”和“汉阳造”，“砰砰，啪啪”地往山头齐射。

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农军手上是大刀、长矛和几条步枪。为了减少牺牲，黄大权命令队伍分散卧倒，并立即召集韦通福、班统元、张毛等商量对策。忽然，附近山林里传来一阵人声，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不一会，只见山边转出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他们高举着锄头、木棍、镰刀向巴陆屯方向涌来。这是盘

龙、内狼、那合、岩丫等十几个屯的群众得到农军攻打巴陆屯的消息后，组织起来的数千人的队伍。黄大权迅速指挥队伍发起总攻。刹时，几千名农军和群众，黑压压的象潮水般涌向巴陆屯寨门。

“轰隆”一声，寨门被农军攻破了，群众呐喊着蜂拥而入。守敌吓得纷纷丢枪弃阵，东躲西藏，或举枪投降，或跪下求饶。可是，班尚茂、班尚勋、班述仁这三条老狐狸，看到农军冲击寨门，早已从寨后面钻山洞潜逃了。

农军打开地主的库房，向贫苦农民分衣分粮。到处是锣鼓声、鞭炮声，好不热闹。一帮农哥们从班家抬来了几箩筐油香喷鼻、又大又圆的月饼，正好成了慰劳品。人们吃着香甜的月饼，欢呼着、跳跃着，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

但是，东兰农军一走，班尚茂这帮家伙又卷土重来。他们勾结凌云县伪县长林福庆，带了两个连的反动武装返回金牙，实行疯狂报复。他们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洗劫了参加攻打巴陆屯的村屯，把这些屯所有的耕牛、财产一掠而光，在房前、地头插上牌子，不准居住和耕种，青壮年被赶出家园，老人小孩被抓去当人质。

血的教训使金牙区革命群众深深懂得，必须进行彻底的斗争。区农会决定重新组织力量，第二次攻打巴陆屯，并由韦通福连夜赶到凤山县农会搬兵。县农会主席黄植华请示了韦拔群同志，即委派韦顶年和韦通福为特派员，率领部分农军赶来金牙。

腊月初一晚上，韦顶年等同志正在金牙林老屯开会，突然传来阵阵狗吠声，紧接着，枪声响了。班尚茂探知我方行动消息，纠集了以凌云县土匪头子罗腾鹏为首的一千多反动民团武装先下了手。他们封锁了道路，步步向屯里逼来。情况十分危急！硬打硬拼吧，只有一个武装排、十几条枪，敌众我寡，冲不出去。韦顶

年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武装排的同志迅速占领全屯主要的制高点，利用地形和夜幕阻止敌人进攻，以掩护屯里的群众撤上后山隐蔽，并派韦通福连夜赶到五六十里外的平乐区报告凤山县农军负责人廖熙英，请求援助。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越缩越小。我武装排同志的子弹都打光了，只好撤到后山与群众隐蔽在一起，坚持与敌人周旋。班尚茂费了大半夜工夫，什么也捞不着，只抓到我方一名伤员（后被杀害）。他恼羞成怒，竟丧尽天良，下令民团放火烧山，要把我们活活烧死。刹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加上北风怒号，火势越来越猛，到处蔓延，使林老屯及附近的把旺、顶猫、盘龙、那元、更卜、岩丫、蒙天等八九个屯都卷入了火海。这时，我父亲正生病躺在家里，知道情况紧急，拖着病体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岩丫、盘龙等几个屯的群众疏散。面对大火的威胁，同志们和革命群众毫无畏惧，他们宁愿烧死，也绝不投降！烈火逼得人们退缩在山顶一块窄小的空地里，浓烟呛得一个个咳嗽起来，孩子们忍不住哇哇直哭。班尚茂那帮残忍成性的反动家伙，却在山下观火作乐，洋洋得意地往山上狂叫：“看你们还往哪里跑！”

正在这万分火急的时刻，廖熙英、韦通福带着凤山农军一千多人赶来了。农军们看到敌人的暴行，无不怒火满腔，不等下令，纷纷冲入敌阵，与敌人拼搏起来。山上的同志们立即冲下山去投入战斗。这样上下配合，两面夹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成一团。罗腾鹏、班尚茂一看情况不妙，慌忙领着民团向巴陆屯老巢逃去。廖熙英立即命令韦顶年、韦通福带领一部分人马抄近路迂回截住敌人，他亲率主力尾追，来个前后夹击，消灭敌人。

在巴陆屯附近有个山谷口，这是逃敌必经之地。韦顶年和韦通福率部赶到后，立即在此设伏，民团一进入伏击圈，即遭到我

农军猛烈袭击。敌人没料到我们会来得那么快，以为是自家人误会，连连朝山上骂道：“丢哪妈，自己人都认不出来！”“烂狗货，谁和你是自己人，我们是农军爷爷，快叩头求饶吧！”听了我们的回答，那些民团王八羔子吓得屁滚尿流，乱哄哄地拔腿掉头就跑。这一来，正好被后面赶上来的农军一阵好打。顷刻，一千多反动民团除死伤逃散的，都当了俘虏。

可惜，在混乱中，班尚茂和民团头子们带着一部分喽罗溜回巴陆屯去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农军乘胜追击，“打到巴陆屯去！为死难的战友和同胞报仇！”

然而，巴陆屯在第一次遭我攻击后围墙加厚、增高了，墙上布满了枪眼，寨门重新加固，几根合抱大松木把寨门顶得牢牢实实的。农军足足攻打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攻不进去。这时，不知是谁嚷了一声：“干脆，一把火烧了它，以牙还牙！”廖熙英心里一亮：对呀，眼下正刮西北风，火攻！农军弄来了几十捆干柴，浇上煤油，挑出二十多名精壮小伙，在火力掩护下把干柴送到寨门，引火燃烧。

红通通的火焰升腾起来了！浓烟窜出几丈高，火借风势，嘖嘖啪啪，火舌从寨门往里伸去，很快烧着了寨里的树木、房子，霎时，整个巴陆屯被烈火所吞噬。农军和群众望着这弥天大火，无不拍手称快。

这次，班姓三条老狗，惶惶如丧家之犬，带着家眷逃往贵州去了。

可是不久，班尚茂一伙从贵州反动军阀黄海平手中弄到了上百条枪，又买通凌云县地头蛇龙达渊、龙达尊，拼凑了一支由地痞、流氓、土匪组成的队伍，耀武扬威地窜回了巴陆屯，疯狂屠杀金牙的革命群众。其时，广西正处在李（宗仁）、白（崇禧）、

黄（绍竑）军阀统治之下，各地农会遭到血腥镇压，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班尚茂一伙为所欲为，反动气焰极其嚣张，公开叫嚷：“农会算个屁，我班尚茂跺跺脚，金牙方圆百里也听得见！有我班尚茂在，就别想有你农民×会！”

在班统元同志领导下，农会决定第三次惩罚这条恶狗。

一个春雨霏霏的深夜，大地沉沉、万籁俱寂，五六条人影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田野，穿过密林，潜到巴陆屯的围墙附近。夜袭班尚茂的行动开始了。

夜袭班的同志们一个个象敏捷的夜老虎，借着夜幕的掩护，迅速越墙溜进屯内，摸到班尚茂的老巢。这是一座高墙大院。

“夜老虎”们借助小木梯鱼贯翻墙跳进了院里后，往四周一看，却傻了眼。在这“凹”字形的大片住宅里，班尚茂这老贼究竟窝藏在哪间呢？深入虎穴，不容迟疑！夜袭班长班统元轻轻说了声：

“跟我来！”大家便跟着他绕到了大院门口附近，只见门口挂着一盏马灯。透过昏黄的灯光，隐约可见到门口两旁各站着一个哨丁。大家马上明白了班长的意思：敲掉这两条看家狗。大家商量好之后，班统元便横挂着枪，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哥是天上星一颗，妹是地下花一丛……”，歪三倒四地装作醉汉，朝岗哨走去。

“谁？”哨兵喝道。

“丢哪妈！连大哥都不认识？”班统元骂着快步走到一个哨兵跟前，“啪啪”就是两记耳光。

“你是——”不待这两个哨兵明白过来，同志们早已悄悄地从背后同时猛窜上来，制服了这两个家伙，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他们从哨丁嘴里打听到班尚茂的狗窝后，立即吹灭马灯，往目标摸去。突然，班统元同志被门坎绊了一跤，“咣当”一声，连人带枪摔在地上，惊动了正好来查哨的小头目。这家伙